

第一章

周五

故事是这么开始的……

苏珊·道森，三十四岁，皮肤白皙，眼珠浅蓝，眼下正站在总统讲台的右后方。她抬起袖子，对着藏在里面的麦克风说：“总统出来了。”

“收到。”一个男声在她的耳边回答。这里是林肯纪念堂，不久前，堂前的宽阔台阶中央匆匆搭起了一块木制平台。此刻，赛斯·杰里森正迈着大步朝它走去。他是白人，长着一张长脸，还有一个政治漫画家最爱调侃的鹰钩鼻。

这位总统昨天临时起意，决定在这里发表演说，而不是在白宫。许多人对这个决定感到不快，苏珊就是其中之一。总统说，他希望直面群众发表演说，他要让全世界看看，就算在这样可怕的日子里，美国人民也是吓不倒的。但是苏珊现在一打量，倒影池两边的群众大概才三千人

不到。放眼望去，华盛顿纪念碑矗立在水池的彼端，静静池水里的倒影周围镶着一圈浮冰。更远处，穹顶覆盖的国会大厦在纪念碑后怯生生地露着半张脸。

杰里森总统身穿深蓝色长外套，十一月的寒冷空气里，他的呼吸化作了缕缕蒸汽。“美国同胞们，”他开口说道，“自从恐怖分子上次袭击我们的国土，已经过去了整整一个月。今天，我们的思念和祈祷与无畏的芝加哥市民同在，与自豪的旧金山市民同在——他们还在因为九月的那次袭击而步履蹒跚，还有费城的爱国者们——他们的家园在八月的那次爆炸中破碎。”说到这里，他瞟了一眼左后方，视线穿过高耸的陶立克柱，落在了那尊十九英尺¹高的大理石人像上，“一百五十年前，在盖茨堡平原，亚伯拉罕·林肯沉思我们的国家能否长久。结果，她到今天仍在，而且将继续存在下去。恐怖分子的懦弱行径不会吓退我们，美国精神绝不屈服！”

人数不多的观众爆发出了掌声。杰里森的目光从左边的提词机转到了右边的那台。“合众国的公民不会被恐怖分子挟持，我们不会允许少数狂热分子偏转我们生活的方向。”

掌声愈响。苏珊的视线扫过观众，心中不由想起了前几任总统的类似宣言。虽然国家在反恐战争中已经投入万亿美元，但局势却每况愈下。过去的三起袭击中，恐怖分子使用了一种新型炸弹，它不是核弹，却也会产生极高的温度，爆炸之余还会释放电磁脉冲，好在这些电磁脉冲并不能对电子设备造成永久损坏。以目前的安保措施，要防备劫机还有可能做到，但是对于那种便于藏匿和运输、又威力巨大的炸弹，又该如何防范呢？

杰里森继续说道：“每一年，自由世界的敌人都会获得新的毁灭性

1 1英尺 = 0.3048米

武器；每一年，文明世界的敌人都会制造更大的破坏；然而每一年，全世界的自由人民，也都在不断地壮大力量。”

苏珊是特勤局的特工主管。眼下，她的视线内有十七名特工，有的和她一样，站在柱廊跟前，还有的站在宽阔的大理石台阶两侧候命。杰里森的面前挡着一大块防弹玻璃，但苏珊却仍在不停扫视观众，寻找着任何显得格格不入或者莫名焦躁的人。前排中，有一名身材高瘦的男子吸引了她的目光，他的一只手正伸进外套，仿佛是在从枪套里往外拔枪，但他掏出的是一部智能手机，大拇指在上面按了起来。“混蛋，在发推特么？”苏珊心里骂道。

杰里森的演说还在继续：“在这里，我代表所有珍视自由的人民，向全世界保证：我们将继续努力，奋战不休，直到恐怖主义的威胁从这颗星球上彻底消除。”

又有一个人吸引了苏珊的目光：是个女人，她没看讲台，却在望着远处的什么东西——哦，她望的是一名骑警，在越战纪念碑的方向。

“成为各位的总统之前，我在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美国历史。”杰里森接着说道，“如果我的学生只能从我这里学会一样东西，那我希望他们能记住这句名言：如果不能从历史中学习，就必将重复历史——”

砰！

苏珊心里咯噔了一下，急忙环顾左右，想确定枪声的来源——周围的大理石激起回音，使得枪声难辨方向。她接着望向讲台，只见杰里森脸朝下重重地栽倒下去——子弹是从后面打过来的！她抬起袖子里面的麦克风大声下令，脚下也跑了起来，棕色的披肩长发在身后飘扬。“总统遇袭！阿尔法小组，掩护！贝塔小组，进纪念堂，子弹是从里面出来的；伽马小组，到人群里去。都行动起来！”

杰里森滑倒在木制平台上，脸朝下趴着。不等苏珊下令，阿尔法小组的十名特工就组成了两道人墙，一道挡在杰里森身后，以防再有枪

击，另一道站到了防弹玻璃和观众之间，以防国家林荫大道上还有刺客。一名男特工俯身查看，随即起身喊道：“他还活着！”

人墙上短暂地裂了一道口子，苏珊匆匆钻入，蹲到总统身边。记者们企图接近——怎么也得拍到一张总统倒在地上的照片吧，但其他特工把他们拦在了外圈。

总统的医生艾莉莎·斯诺也跑了过来，身边跟着两名医务人员。她小心翼翼地在杰里森的后背摸索，找到了子弹射入的创口。接着，或许是感到子弹没打中脊椎，她把他的身子翻了过来。总统的眼皮颤动两下，仰望着十一月的银灰色天空。他的嘴唇微微开合，苏珊想从观众的惊叫声和脚步声中听清他在说什么，但他的声音实在太微弱了。

斯诺医生是一名举止优雅的四十岁非洲裔美国人。她迅速解开总统的长大衣，露出里面的西装外套和鲜血淋漓的白衬衣。接着她又解开衬衣纽扣，露出了子弹射出的伤口。寒冷的晨风中，一团热气冒了上来。斯诺从一名医务人员手中接过一段纱布，揉成一团，压在弹孔上，设法止血。一名医务人员测量起总统的生命体征，另一名在他脸上扣了个氧气面罩。

“医疗直升机多久能到？”苏珊对袖口问道。

“八分钟。”一个男声回答。

“太久了。”苏珊说罢站起来喊道，“库什尼尔呢？”

“在，长官！”

“去把‘野兽’带来！”

“是，长官！”库什尼尔一身海军制服，今天的任务是守护核弹足球——也就是那个安装了核弹发射程序的手提箱。至于野兽，就是总统的加长轿车，眼下正停在五百英尺外的亨利·培根大道上，那是离纪念馆最近的停车地点。

两名医务人员把杰里森抬上担架。苏珊和斯诺走到担架两侧，然后

和医务人员以及阿尔法小组一起，沿着宽阔的台阶奔向野兽。到车前，库什尼尔已在副驾位置等候，医务人员将后座靠背放到几乎水平，将总统抬了上去。

斯诺医生掀开行李箱，取出了存在里面的总统血型的血液，立即开始输血。她和两名医务人员在面向车尾的座椅上就座，苏珊也在总统身边坐定，而剃着光头、身材高大的黑人特工达里·希金斯则坐到了剩下的那个面向车头的座椅上。

苏珊拉上车门，对司机大喊：“去路德·特里纪念医院，快！快！快！”

第二章

卡迪姆·亚当斯知道自己在华盛顿——妈的，他心说，我当然知道。他们把他从里根号上带来时，他远远地望见了宛如竖着的中指的华盛顿纪念碑，可现在……

可现在，他的每一粒细胞都感觉自己身处另一个地点、另一个时间——他的头顶悬着毒辣辣的太阳，周围盘旋着无数燃烧的纸张、灰烬和碎片，仿佛在进行一场仪式，庆贺这个村庄的毁灭。

不，别再来了。

主啊，为什么就不能消停点儿呢？他为什么就不能忘记呢？

这热气，这烟尘——虽然这气味和早晨的凝固汽油弹不太一样，但也好不到哪儿去。蚊虫无时不刻地在四周嗡嗡飞舞，地平线在远处闪着光。房顶掀了，墙壁倒了，粗糙的家具被挤压成干柴。

他感到右臂疼痛，左侧脚踝也是，痛得都快要站不住了。他想咽口唾沫，可喉咙干得不行，鼻孔也塞满了沙粒。突然，他的视线模糊了，于是伸手在眼前一抹，手掌上湿漉漉的，一片猩红。

耳边响起了更多声音：直升机在天空里轰鸣，装甲车在土路上碾压，还有——

是的，还有一种声响，盖过一切，连绵不绝。

惨叫声。

婴儿的哭泣声。

大人的哀号声。

人们的叫喊声、诅咒声、祈祷声——全是阿拉伯语。

这是一片千疮百孔的土地、一个千疮百孔的文化发出的刺耳噪声。

卡迪姆深吸了一口气，这是辛格教授教他的。他稍微闭了闭眼，然后睁开——这里是路德·特里纪念医院的病房，他的眼睛盯住了病房里的一件东西，死死盯着，别的什么都不想。他挑选的是一只插着花朵的花瓶：干净的玻璃，瓶身带着凹槽，仿佛一根中间被挤压过的罗马立柱——

——被一只拳头挤压过——

还有那花，两朵白康乃馨，三朵红玫瑰——

血红色的玫瑰——

还有……还有……

玻璃可以割开皮肉。

还有——

不，不。那些花……

生命。死亡。插在坟上。

不！

那些花都……

都……

美丽，宁静，自然，完好。

深呼吸，努力放松。努力回到这儿，回到病房里来，不要去那儿。

努力，努力，努力。

他的确在这儿，在华盛顿特区。而那个地方属于过去，过去了，完结了，死了，埋了。

至少，是死了。

辛格教授走进房间。和往常一样，他的视线首先转到了生命体征监测仪上，他肯定注意到了卡迪姆剧烈的心跳和急促的呼吸，还有——卡迪姆也看了一眼监测仪，发现自己的血压已经升到了190/110。

“又闪回了？”辛格说道，口吻既像诊断，又像发问。

卡迪姆点了点头：“还是那村子。”

“真够戗啊，”辛格说，“不过，如果我们运气还可以——我们是该来点儿运气了——今天或许就有办法了。我刚才去找了高迪欧医生，她说你的核磁共振没什么问题，试验可以继续。”

同一家医院，另一间病房。两名护工走了进来，其中的一个问道：“准备好了吗，拉提默先生？”

乔许·拉提默准备得再好不过了，这一刻，他已经等了好几个月。“当然。”他说。

“你呢，轩尼诗小姐？”另一名护工问。

乔许耷拉着脑袋，眼神转到了女儿那边——他和女儿已经分开了三十年，前不久才刚刚重聚。

朵拉·轩尼诗的样子有点紧张，乔许不怪她——这次手术之后，他的情况会有所好转，但说老实话，她的健康却会因此恶化。一般都是父母为孩子牺牲，而孩子为父亲牺牲这么多，实属少见。这时，朵拉也对护工说了声：“准备好了。”

两名护工各自走到两张轮床的床头。乔许离房门较远，但护工先把他推了出去，经过女儿身边时，两人近在咫尺，乔许伸手摸了摸她的

胳膊。她报以微笑。他见到这个，不由想起了她的母亲：一样圆圆的脸庞，一样湛蓝的眸子，一样歪着嘴笑吟吟的样子。朵拉今年三十五岁，她母亲和乔许同龄，要是乳腺癌没有夺走她的生命，也该六十一了。

乔许不由得觉得，父女俩被这样前后推行，看起来就像一列奇怪的火车，他是车头，消瘦，白发，白色的络腮胡；她是乘务员车厢，虽然为手术节食了几个月，但仍显粗壮，棕色的长发全都塞进了一只蓝色帽子，以免在手术中碍事。半路上，他们经过标着“透析室”的房间，乔许已经在那里面度过了太多时光，多得都能记得天花板上有几块砖、百叶窗上有几条板、各个柜子有几个抽屉了。

轮床在走廊上继续前进。手术室到了，乔许双脚朝前被推了进去，朵拉紧随其后。到了里面，两名护工合力将他抬到了一张手术台上，又把她抬上了另一张。第二张手术台下装着轮子，是特地从别处推来的。手术室的上方有一间观察室，和手术室隔着一层玻璃，占了两面墙壁，里面没有亮灯。

主刀医生已到，她的助手也都在室内待命，个个穿着绿色手术服。医生眯起眼睛，微笑着说：“欢迎，乔许。你好，朵拉。我们这就开始麻醉。好，来吧……”

彼得·穆伦伯格，国防部长，今年六十岁，肩膀宽阔，一头银发，浅褐色的眼珠，眼下正站在五角大楼的地下室，望着灯光照耀下那张铺满墙面的世界地图。地图上方，一只红色的电子钟正在倒数计时，此刻的读数是85:01:22。再过八十五个小时多一点，“反击”行动就要开始。

穆伦伯格指着大屏幕上那根标着“CVN-76”的线条，目前它正位于阿拉伯海中部。“‘里根号’现在什么状态？”他问左右。

“正在追赶落下的进度。”一名女分析员看着一部台式电脑的屏幕答道。

“所有航母必须在七十二小时内就位。”穆伦伯格下令。

他的副官说：“‘里根号’时间很紧，‘史坦尼斯号’更紧——都是那场飓风干的好事——但它们会赶上的。”

这时，穆伦伯格的黑莓手机响了起来，他把它从蓝色制服的口袋里取出，举到耳边说：“我是国防部长。”

一个女声说道：“部长先生，我是阿斯礼太太——”每次阿斯礼太太来电，接下来的话总是“杰里森总统想跟您通话，请稍等”，然后安静片刻，总统的声音就会响起。于是，穆伦伯格把手机稍稍放低一些，继续听着——

可紧接着，他就一下子又把手机贴到了耳朵上：“请重复一遍。”

“我是说——”总统秘书重复着刚才的话，穆伦伯格听出了她声音中的颤抖，“——杰里森先生中弹了，现在正紧急送往路德·特里纪念医院。”

穆伦伯格抬头望着那串红色数字，刚好瞧见它由85:00:00变成84:59:59。“上帝保佑我们。”他喃喃自语。

第三章

白宫的屋顶，两名特勤局反狙击小组的成员日夜守候，罗伊·普罗克特今天当班。他的身子顶着凛冽的寒风，戴着手套的双手握紧步枪，脚下来回巡逻，视线忽远忽近，从眼前的白宫一直望到不远处的椭圆形草坪——那是白宫围墙南侧的一座公园，占地五十二英亩。举目远眺，华盛顿纪念碑尽收眼底，但即便是身居高位的他，也看不见林肯纪念堂前上演的种种，尽管耳机里的对话他听得一字不漏。

罗伊早就习惯了巡视远方，对脚下的屋顶反倒不怎么留意。屋顶外围有一圈粗短的柱子，还零星点缀着几丛盆栽灌木。一只鸽子飞入他的视野，在距他几码的地方降落。鸽子落脚处不远，是屋顶南侧的一根长方形烟囱，烟囱底部有一圈矮矮的金属防护罩，鸽子就落在防护罩边上。罗伊望了过去，发现防护罩前的白色瓦片上有几道刮痕，模样古怪。他又朝南屋顶下方的地面看了看，没见异常，于是走到防护罩边仔细查看。

防护罩上的挂锁被撬开了，盖子还关着，但没有锁上。他掀开盖

子，靠在边上的白烟囱上，然后朝里望去——

坏了！那里面有一部六角形的金属机械，直径大约两英尺，根据防护罩的深度判断，厚度大约一英尺，看外形，那机械仿佛是从巨人堤¹的火山岩柱上切下来的。罗伊在情报简报上见过这东西。前阵子发生在芝加哥、旧金山和费城的袭击都相当成功，也就是说，那些地方埋下的炸弹都在爆炸中彻底摧毁了。然而十天前，洛杉矶国际机场的一起袭击却遭到了挫败，袭击者是一名“膜拜”组织的成员——那是本·拉登死后兴起的基地组织的支派——当时从那名恐怖分子的车里截获的装置，就和眼前这东西一模一样。

罗伊对着耳麦汇报：“罗伊呼叫控制中心，我正在白宫屋顶执勤，刚刚发现了一枚炸弹。”

手术室的大门霍地打开，马克·格里芬医生——路德·特里纪念医院的首席执行官——大步走了进来，他匆匆披了件绿色手术服，还戴着手术帽和口罩。“抱歉，米歇尔，”他对错愕的主刀医生说，“你们得出去。”

米歇尔吃了一惊，“我正在做肾脏移植手术啊！”

“我们有位重要病人，”格里芬说，“但其他手术室都有人占了。”

“你是不是疯了？”米歇尔质问道，“你自己看看这女人——我们已经把她破开了。”

“能停下吗？”

“停下？这才刚刚开始！”

“很好，”格里芬说，“那就可以停下。”他环顾着聚到一起的手术成员说，“大家都出去吧。”

1 爱尔兰东北海岸的玄武岩群，由截面为六边形的岩柱组成。

“可这两个病人怎么办？都已经插好管子，上好麻醉了，我的老天！”

“给这女的做缝合，然后两个都推到走廊里去。”格里芬下令。

“马克，这太离谱了。捐赠人是特地从伦敦飞过来做手术的，可现在——”

“米歇尔，总统中弹了，随时都会送进来！”

子弹刚刚击中杰里森总统，特工们就蜂拥进林肯纪念堂。纪念堂内部被两排五十英尺高的柱子隔成了三间。中央的大间里摆放着林肯的巨大坐像，它由雪白的佐治亚大理石雕琢而成，下面是一块巨大的长方形基座。朝北小间的墙上刻着林肯的连任就职演说，朝南小间的墙上则刻着他的盖茨堡演讲。

贝塔小组组长、特工曼尼·张环顾左右，发现纪念堂内仅有几处可以藏身：柱子后面、雕像基座后的狭窄空间，以及林肯背上。他两手持左轮手枪，冲左手边的魁梧年轻特工德克·詹克斯点了点头。两人很快确定室内没人，只是——

只是，电梯的门，是关着的。电梯位于朝南的小间，安装在盖茨堡演讲旁的那堵墙上。它本该停在这一层，门也应该开着。张知道，詹克斯在总统抵达前检查过这个。他略一思忖：电梯从这里通往下面一层的小展厅，目的是让腿脚不便的游客也能上楼瞻仰雕像。想到这里，他对着袖口一阵咆哮：“嫌犯在电梯里，正在向下逃窜！”

下面的地下室入口已有安保人员守卫，但张还是行动了起来。他踩着坚硬的大理石地板跑到外面，下了宽阔的台阶，冲入地下室，掠过了竖在左右的两块标牌。右面那块白色的写着“警告：不得携带枪支”，外加一个红圈围着一把手枪的图像，上面一道红杠；左面那块褐色的写着“安静，请保持敬意”。

张拾级而下，匆匆经过为总统聚会辟出的座位区；接着转一个弯，又冲向再下面一层的狭窄入口。就在昨天，他还特意为准总统演说去检查过这个展厅，那是他第一次进去——和华盛顿的多数居民一样，他只在有朋友进城时才去游览那些景点，何况国家林荫大道上可看的东西太多，这间小小的博物馆根本不入他的法眼。

这间展厅1994年对外开放，只有560平方英尺，建设经费部分来自中小学生募集的分币。由于一分硬币的背面就是林肯纪念堂的图案，所以募集活动的口号是：小分币，大作为。昨天巡逻时，张还读了读那块黑色大理石板上的几句林肯名言，其中一句让他不由惊诧：若能解放所有奴隶并挽救联邦，我将行动；若能解放部分奴隶并挽救联邦，我仍将行动；若不能解放一名奴隶，只能拯救联邦，我将依然行动。

他跑过展品，径直冲向展厅尽头的电梯间。到了那里，电梯早已降了下来，它的前面守着三个人——两个特区警察，一个特工，全都抬枪瞄着电梯门。四周没有别人，黄铜制成的电梯门关着，说明里面的人有控制面板的钥匙——这也解释了他为什么能在电梯锁死在上层后再次启动它。

“有人按过按钮吗？”张问他们三个。墙上只有一个按钮，因为电梯只能往上。

“我接过，”其中的一个答道，“但是没用。”

张亲自按下了按钮，门还是不开。“他肯定是有钥匙。”他说。

“他还带了武器。”那名特工提醒他。

张又看了一眼黄铜门，它看起来相当结实，里面的刺客应该没法向外射击。他弯起指头在门上用力敲了敲，然后大声喊道：“我们是特勤局的！举起手，从里面出来！”

第四章

“请大家注意！我们需要立刻清空白宫及周边建筑。不要在附近的火警集合点集合，不要停留，撤退到尽量远离建筑的地方去。请立刻有序地离开建筑物，不要停下取东西，全都到外面去，行动起来！”

“人肯定在里面吗？”曼尼·张问道。

“外面的门一直有保安守着，”那名特工回答，“展区和厕所我们都查过了，人肯定还在电梯里。”

张抬起袖口说：“张呼叫詹克斯：上层的电梯井一定要有人看守，嫌犯还可能乘电梯上去。”

“收到。”詹克斯回答。

“长官，”两个警察中的一个说道，“不用这么麻烦。我们这儿有三个人，需要的话还能调来几十个。你再看这电梯门，”张仔细一看，发现这是一部老式电梯，门有左右两扇，但开门时不是从中间打开，而是左边那扇缩到右边那扇后面，然后两扇一起缩进电梯井右侧的墙里。那

个警察接着说：“我们只要把右边的门往右边拉，左边这扇就会离开墙面。”

张不禁担心起来——他们居然就在电梯外面商量办法。电梯门虽厚，有一定的隔音作用，但里面的人肯定也听见了他们的只言片语。不过，这个建议倒是挺合理的。他冲那名警官点了点头，后者是三个人当中块头最大的，身高起码六英尺五英寸¹，体重至少二百八十磅²。大块头警官抓住右侧电梯门的边缘，用力朝右边拉了起来，“吱嘎嘎”一阵响声过后，电梯门慢慢缩进了米色墙壁里。张、另外那名特工、另外那名警察，三人都举枪瞄准了电梯门的左侧。那里先是漏出一丝光线，接着就慢慢扩大为一条光带。大块头警官闷哼一声，继续使劲，电梯门开到了十八英寸——里面并未射出子弹。

最后，大块头警官猛力一拉，右边的电梯门完全缩进了墙里，左边的那扇也豁然洞开，可是——

里面没人。

张抬头往上一看——原来如此！电梯厢的顶部还有一扇维修门。他伸手去够，但人不够高。他朝大块头警察打个手势，大块头手一抬，把门推开，接着迅速闪到一边。张伸长脖子，壮着胆子往上瞄了一眼：电梯井里黑洞洞的。他借着电梯厢内朝上发散的灯光定睛望去——哎哟！上面真有人，正沿着粗壮的缆线向上攀爬。

张呼叫詹克斯：“嫌犯正在攀爬电梯缆线，距顶部十英尺左右。”

“收到。”詹克斯回答。

就在这时，电梯门一阵颤动，开始关闭。张急忙转身去挡门边的橡胶带，与此同时，大块头警官也伸手去按开门键。结果两个人的手臂撞在了一起，谁都没够着，电梯厢晃了晃，开始上升。

1 1英寸 = 2.54厘米

2 1磅 = 0.4536千克

透过天花板上的开口，张看到那根缆线也动了起来。紧接着“砰”的一声响，电梯厢剧烈震动——肯定是那刺客没有抓牢，从二十英尺左右的高度摔下来了。接着，他的一条手臂从厢顶的开口垂了下来。

阻止电梯上升已经不可能了。张只希望电梯厢和电梯井顶部之间能有点空隙，别把这个失足者给挤扁了。

对了，空隙是肯定有的！刺客应该是昨天进的电梯，时间就在杰里森宣布今天要在这里发表演说之后，而且他应该一进去就爬到顶上埋伏了起来。检查一下电梯厢顶部，应该能发现毛毯之类在电梯井里过夜的东西。

电梯停下，门开了。门口守着一群特工，右边是一脸严肃的林肯。

“到底是谁按的按钮？”张对着人群质问。

“是我，”詹克斯说，“我以为——”

“老天！是你！”张没让他再说下去，指着一名女特工吩咐道，“你，进来。”

女特工赶紧走进电梯厢，张示意大块头警察把她托起来。她伸出一根手指，搭在了天花板上垂下的那条胳膊上，随即摇了摇头。大块头警察又把她举高了一些，她就势把身子探到维修门外。片刻之后，她朝着下面打了个手势，示意放她下来。

“怎么样？”张一等她站稳就问。

“血肉模糊。”她答道。

特工苏珊·道森对着袖口上的麦克风说：“道森呼叫中心：总统已进入‘野兽’。告诉路德·特里纪念医院，说他受了严重枪伤，子弹击中背部。他的私人医生斯诺现在随行。”

总统的加长轿车“野兽”装备了防弹玻璃和五英寸厚的装甲，两扇后车门上各印有一枚总统纹章，引擎盖右侧飘着一面小小的美国国旗，

左侧是一面总统旗。轿车配了一盏蓝色应急灯，可以固定在车顶上。司机也是特勤局的人，现在已经把灯装了上去。摩托车卫队也拉响警笛，在轿车前后护卫。

轿车向右一个急转，驶上了23街西北。苏珊知道，路德·特里纪念医院离此地只有1.3英里¹，但现在是周五早高峰，路上的车子川流不息。

斯诺医生仍在设法替总统止血，但他那长满灰毛的前胸已经染成了一片殷红，就算持续输血，也肯定赶不上血液流失的速度。

“副总统在哪儿？”特工达里·希金斯问道。

“在曼哈顿，”苏珊回答，“可是——”

这时一个男声在耳机里插话：“副总统正与空军二号会合，九十分钟后抵达安德鲁斯空军基地。”

尽管警笛长鸣，司机也一个劲地按喇叭，“野兽”的车速还是不断减慢，最后干脆在路上蠕动了起来。有的驾车者正在收听广播，他们或许已经听说了总统紧急送院的消息，因此放慢了车速，想看上一眼。有些人想当扎普鲁德²，目睹总统之死。

“搞什么！”司机回头嘱咐了一声，“坐稳！”随即驾着车子猛地左拐，驶上了E街。苏珊使劲扶住总统，竭力不让他摇晃中滑下座位。他们正在往肯尼迪中心的方向行驶。轿车接着向右急转，驶上了24街。总统的身体贴上了苏珊，苏珊将他轻轻推回原位，但她那件黑色外衣靠近臀部的位置已经浸透鲜血。

耳机里传来消息：“他们在救护车入口处准备了一副担架，还召集了一个胸外科小组，有一间手术室正在清空。”

“收到。”苏珊回答。和几十年前里根遇刺时的情形相比，他们现在的应对已经有所改善：那一次，特勤局的人直接把总统送进了白宫，根

1 1英里 = 1.6093千米

2 亚伯拉罕·扎普鲁德，美国人，曾用家庭摄像机拍下肯尼迪总统遇刺的场面。

本就不知道他已经中弹了，直到他咳出带泡的鲜血才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。

谢天谢地，街上的一些车辆退到了两边，空出道来让“野兽”通过。苏珊望着驾驶室旁的后视镜，正好和司机目光交接。“还有两分钟左右。”司机说。

终于，车身转了个四十五度角，驶上了新罕布什尔大道。从地图上看，路德·特里纪念医院是个直角三角形，眼下“野兽”正沿着它的长边行驶。司机灵巧地打了几下方向盘，将车驶上一道斜坡，然后径直开进了停放救护车的紧急车库。蜿蜒的车道旁，果然有一组人抬着担架等候。

苏珊一个箭步跃入寒冷的外面，等她赶到车身的另一侧时，达里·希金斯和两名医务人员已经在把总统往担架上抬了。人一放稳，医务人员就推着他朝打开的玻璃门跑去。苏珊将一只手搭在担架上，跟着跑了起来，她的心中涌起一阵怪怪的回忆：她以前也有好多次这样，一只手搭在“野兽”身上，脚下不停地奔跑。

担架的另一侧是一名高大英俊的黑人男子，苏珊和他打个招呼：“苏珊·道森，特勤局特工主管。”

“马克·格里芬医生，”男子回答，“医院的首席执行官——”他望了望苏珊身后的总统私人医生，接着说道，“斯诺上尉，幸会。”

一行人迅速将担架抬进外伤病房，房里有两张病床，中间隔着一道由紫、黄、蓝三色组成、鲜艳得离谱的帘子。一张病床上已经躺了一个病人，是十几岁的白人男孩，他的一条腿伤得不轻，身子却坐了起来，一个劲儿地想看一眼总统。

“听我数三，”一位医生说，“一、二、三！”话音刚落，他和另外两人就将杰里森转移到了那张空病床上。

“子弹肯定没打中心脏——”格里芬对苏珊说。这时，艾莉莎·斯诺和一大群医生也围了上来，“但是看起来有根大血管打断了。如果是

主动脉就麻烦了，伤到那里的话，死亡率有百分之八十。”

苏珊看不清他们在杰里森的胸口做些什么，只看见他身旁的输液架上又挂上了一袋新鲜血液。这家医院当然有杰里森的医疗档案，也清楚他的血型。输液架旁的一个托盘里还放着四个品脱袋，但她觉得总统失的血应该不止这些，轿车的后座都浸透了。

一架特区警方的直升机在白宫屋顶投下了一台拆弹机器人。特勤局狙击手罗伊·普罗克特正在椭圆形草坪的另一端，身边是一百名白宫工作人员，他们认为撤到这个距离已经足够安全。但是也有许多人撤离到了更靠南的地方——他们穿过宪法大道，一直走到了国家林荫大道上。

罗伊的视线越过草坪，望向北边的那座宏伟建筑。刚才带上屋顶的望远镜，现在还在身边。他举起望远镜，隔着屋顶栏杆眺望那个矮胖的机器人，看着它用履带行进到左侧的第二个烟囱。听着耳机里的对话，他明白了最初的计划已经被否决——不能将炸弹吊到空中，因为他们担心炸弹底部有机关，一吊起来就炸。

“各小组待命。”耳边传来拆弹组组长镇定的男声。组长正身处艾森豪威尔行政办公楼的远端，在一辆警用装甲车里遥控机器人。像白宫一样，办公楼也已撤空，同样撤空的还有财政部大楼以及宾夕法尼亚大道北部的几座建筑。“我看见炸弹了……”组长说。

“推他进手术室。”一位医生说。

外伤病床的底下装着轮子，医务人员将它推出外伤病房，推进了走廊，苏珊·道森跟着走了出去。一行人来到一道金属门前，门边的一块牌子上写着：“外伤病人专用电梯，请勿堵塞。”苏珊跟着总统、格里芬大夫和另外两个医生走进电梯，升到了二楼。斯诺医生不是外科医生，她赶去重症监护病房为杰里森做安排。如果手术成功，杰里森就会被带